

高原既立望高峰

○万俊人(教)

2023年12月17日上午，纪念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成立30周年座谈会在蒙民伟人文楼举行。本文是人文学院前院长万俊人同志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今天的聚会是为了纪念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成立30周年。对于清华大学复建文科并光复其综合性大学的身份来说，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成立堪称一件标志性事件。作为这一事件的参与者，我参与了24年，占这一过程的近六分之五。我是1999年4月从北大转来清华的，记得社会学系李强教授是同年秋天从中国人民大学转来的，起初，他负责复建社会学系，我负责复建哲学系，我曾跟他开玩笑说，我们俩从不同的地方来到清华重建学科春秋。令人痛惜的是，前几天他不幸离开了我们，我怀念同他一起并肩战斗的岁月。我们还能坚强地活着，只有继续努力，才是对他的最好怀念。

今天，我以一位参与者和亲历者的身份讲三句话，作为我个人的纪念。

第一句话，“三十而立”尚在高原，我们的目标应该始终定在“立的高峰甚至巅峰”。纪念“而立”是为了更好地思考和筹划“而立”之后的事业。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成立30年了，先祖有言“三十而立”，今天我们大致可以说，清华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群不仅“立”起来了，而且已然“立”在高原，身位不低。在从开始文科复建到立足高原这一艰难的进程中，



万俊人老师课间回答同学提问

30年前成立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为清华复建文科的母体，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不仅孵化出了清华其他多个文科院系，而且为各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延揽了大量骨干人才，使得清华文科的复建从一开始便能够确立高起点、快速度、大模样，这是值得我们大家纪念和庆贺的。但是，以清华大学的独特身份、社会各界和国家对清华的高远期待观之，身在高原还远远不够，百尺竿头必须更进一步，清华的文科必须勇立潮头，志在高峰，甚至敢登顶峰。这需要我们在好好回顾总结的基础上，认真思考当下和将来要走的路，以及如何才能尽快登顶，实现我们更高的理想和目标。

第二句话，“行百里者半九十”。虽然我们在文科的学科建制、文科复建的基本目标和实际效果等方面都已达成、甚至超过了最初的规划预期，就像前面各位老领导和同仁们所说的，我们的文科已然进入国内高校文科的第一方阵。最近我看到

过一些材料和报道，学界也基本公认清华的文科整体上可位列全国前五、前六的位置，一些学科甚至已逼近全国前茅，这一估计也比较契合我个人的直觉。尽管如此，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感到满足，更不应有哪怕是些微的松懈。“行百里者半九十”谚语留给我们的警示是，纵然百里征途已然走过九十里，我们依然还在途中，更何况，我们的比照标准不应仅仅局限于国内一流或全国前茅，还应该比照国际前沿和世界一流。而且，最重要的还需要记住：前面的路要比走过的路艰难得多，越到后面，步履会越发沉重，风险和难度都会成倍加大。这是因为，从高原到高峰——更遑论登上顶峰——远比从平原到高原来得艰巨险峻，挑战更大，需要我们付出更高的智慧，怀有更强的意志和决心，做出更大的努力，一如登山运动员攀登珠穆朗玛峰，非平常者所能企及。必须记住，从高原向高峰甚或顶峰迈进的行程所需要的不是一般的进步，而是陡坡攀登，直面更大的挑战，充满更大的风险，其难其险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就此止步则前功尽弃。古今中外，各行各业，这样的教训比比皆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和警惕。

第三句话，“小车不倒只管推”。作为清华新文科建设的参与者、见证者，或者说，作为一位新清华人，24年的经历并不算长，但在我个人的学者生涯中也不算短。虽然从基层管理岗位上退下来了，但我仍然工作在教研本职工作的第一线，这样的处境让我想起父辈们常说的一句话：“小车不倒只管推”，当然，最好的状态



万俊人老师和他的学生们

是“不用扬鞭自奋蹄”。这样说并不是常规表态，更不是客气，而是出自我真实的内心承诺，这是我24年前选择加入清华时就确定的承诺，加入清华后我的亲身感受更加坚定了我的这一承诺。在此，我愿意分享两位老清华文科前辈给我的积极影响。

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老前辈王玖兴先生。玖兴先生是解放初期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从德国回来的，他的身份特殊，是唯一听过20世纪德国、也是20世纪欧洲和世界最有影响的哲学大家海德格尔讲课的中国哲学学者，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译专家，主译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他的女婿还曾经做过清华大学的教务长，女儿做过清华经管学院的教授。事实上，来清华之前我只知道王玖兴先生的大名，却从未敢打扰过他。可我来清华还不到十天，玖兴先生便约我面谈，还专门请我吃饭。这让我十分意外，更意外的是，玖兴先生席间跟我谈的唯一主题是如何办好清华哲学系。他告诉我，当年甫归，他便受清华哲学系创系主任金岳霖先生之邀加入了清华哲学

□ 荷花池

系。他说，那时候的清华哲学系是全国最好的哲学系（另一位清华哲学前辈张申府先生也谈到过这一点）。1952年“院系调整”时，他拒绝了金岳霖先生让他随其一起转入北大哲学系的邀请，宁愿闲赋在家也不转校，直到后来金岳霖先生再转新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建哲学所，他才重新“上岗”，用他自己的话说：“一生只效忠于一所大学。”坦率地说，王玖兴先生对老清华哲学系的这种忠诚和感情让我深受感动，也大大加深了我对清华哲学的认知和信念。

另一位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张岱年老先生。我在认真考虑清华邀请时曾经先后征求过四位北大老师和朋友的意见，因为我实在缺少足够充分的理由和动力离开北大。这四位老师和朋友是，我的恩师周辅成先生、我亲近而仰赖的张岱年先生、北大哲学的老主任朱德生先生和师兄陈来教授。恩师周先生自然不同意我离开北大，因为我是他十来位弟子中唯一留在他身边的，但他毕竟是老清华国学院的研究生，师从国学院吴宓先生，所以也说“清华终

究还是个好去处”。朱德生先生则支持我来清华，理由是“或可提供一个不错的发挥新空间”。陈来学兄则十分慎重，让我给他一周时间“了解和判断”，一周后他给我的建议是“各有利弊，各有春秋”，由我自己抉择。待我问张岱年先生时，他一如既往地微笑着说：“我当然支持你去清华，因为是我向清华推荐你的。”我怯怯地问他老人家：“为什么呢？”他的回答有些让我意外，大意是：他推荐的第一人选是他的得意高徒陈来教授，但最初因故未果。我是他推荐的第二人选，理由是，他认为复建即重建，时过境迁，复建的难度甚至不会小于创建，所以不仅需要学术能力，还需要发现延揽人才、组织和管理团队的能力，更需要性格开朗和心胸开阔的中青年人。起初，我自己也猜想，大概是因为岱老比较喜欢我心无城府又比较乐观的性情罢，所以高看我了。没想到，待我准备接受清华邀请并把这一决定当面告诉岱老时，他才最后说出一个特别的理由：“清华大学哲学系是你们湖南人（金岳霖）创立的，你去复建清华哲学

系最好了。”我听后有些吃惊，问他老人家：“您咋不早说呢？”岱老回答说：“我不想一开始给你额外的压力，现在你有了决定，我说出来就没有顾虑了，或许还可以给你一



2023年11月14日，11位清华人文先贤雕像在蒙民伟人文楼落成

些信心和鼓励。”说不出是什么原因，张先生的这番话后来竟然成为了我在清华工作时常萦绕耳边的教言和精神动力。我想说，张先生和王先生两位老清华哲人的信任和教诲，是引导我迅速成为新清华学人并真心承诺这一身份天职的精神力量所在，至少是最主要的动力之一。

最后，我还想再多说一句，今天我们的纪念大会能够在崭新的蒙民伟人文楼里举行，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在1931年的校长就职演说中曾经

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老校长对大学精神的经典阐释，时至今日乃至未来仍然具有其强大而深远的生命力。随着国家的日益强大和清华大学的不断壮大，大师和大楼已然可以兼得，人文学院能有先得大楼之幸，应该感谢学校对文科的厚爱和支持！在我的理解中，这座新楼也是今日清华“更人文”的见证和象征，我希望她也能够成为清华人文学科从高原走向高峰的新阶段之新起点。

诗意清华 诗意人

——《因为清华》创作自述

○吴鹤立（1983级力学）

“清华之所以是清华，所谓若何？”是我创作《因为清华》这首长诗的基本发问，全诗围绕这个出发点分为“感恩、学风、印象、文化、风物、情怀和同学”七个主题展开，共33章，也是我借鉴中国古典文学章回体手法以一个清华学生的经历和感受，力求用文学的语言从一个清华

学生视角诠释“一个清华学生眼中的清华”的落脚点。正如“一千个读者的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为何叫“因为清华”？或者什么是“所以清华”？我把答案留给了读者朋友，请您来回答：“为什么叫‘因为清华’，又为什么是‘所以清华’！”

从2015年夏天在成都杜甫草堂开始酝酿这首长诗至此次作家出版社再版，《因为清华》的创作历时已近八年。回想起这首长诗的创作历程，最让我感怀的还是2019年初在成书的第八稿时，妻子无意间的一句话，让我猛然发现我的长诗通篇除了华丽的辞藻外，就是没有诗歌的意境。这，让我痛苦至极。为此，我愤然搁笔罢写，一直到2020年的夏天才再次提笔，期间长达一年半之久。后来我把这次对话的原型写进了我的诗歌，就成了“诗，不是写出来的”这句感慨的真实背景。



吴鹤立校友（左）在清华图书馆出席“作面对面”分享会后与主持人张秋老师合影